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狐狸緣全傳

第十六回 法台上呂祖勸妖狐 半虛空真人鬥道法

詩曰： 狐媚神能廣，神仙法術高。
欲知誰勝負，邪者自難逃。

話說呂祖大搖大擺，慢慢的走至法台之前，用目觀看，只見眾妖狐一個個變化打扮的：
眉如翠月，肌若凝脂，齒如瓠犀，手似柔夷。臉襯桃花片，鬢堆金鳳絲；秋波淡淡妖嬈態，春筍纖纖嬌媚姿。說甚麼漢苑王嬙，說甚麼吳宮西施，柳腰微擺鳴金珮，蓮步輕移動玉肢。月裡嫦娥堪比賽，九天仙子亦如斯。戎裝巧樣藏殺氣，無怪凡情為若癡。

此時呂祖來至台前，妖狐也忙抬頭而望，只見呂祖仙風道骨，儒雅斯文，暗裡藏著威嚴可畏：

戴一頂，九梁巾，繡帶垂，掐金線，燦生輝。太極圖，居正位，蜀地錦，鑲四圍，緊扣著那無煩惱的頭髮，兩鬢漆黑。穿一件，赭黃袍，繡立水，八吉祥，藏水內；織金片，龍鳳飛，八卦文，陰陽配。這件袍，外道邪魔不敢披。繫一條，水火縑，細絲累，蝴蝶鈕，鴛鴦穗；真苧麻，綿而翠；淘洗過，天河水；織女編，繞來回，一條線無頭尾，仿蛇皮白與黑，為的是，虛攏著無拘束的身兒，不往緊裡勒。橫擔著一口劍號蛾眉，鞘兒窄，藏鋒銳，斬妖魔，驚神鬼；在塵凡，還誅盡了丁血斑痕似湘妃淚，又在那老君爐內還煉過幾回。足蹬著靴一對，方是頭，圓是尾，步青雲，絕塵穢，朝玉帝，隨班隊，赴王母，蟠桃會，不似那化雙鳧的雲鞋任性兒飛。面龐兒也不瘦，也不肥，如古月，有光輝；襯三山，眼與眉，鼻如膽，耳有垂，唇上鬚，掩著嘴，頰下的長鬚墨錠兒黑。八仙中，呂祖雖然不是領袖，較比那七位神仙還時道當為。

呂祖與妖狐彼此看罷，玉面狐已被大仙正氣所逼，倒退了幾步，方望著台上說道：「仙真不必勞動，仍祈請允我等在此伺候便了。」於是呂祖吩咐蒼頭，叫派人在台下擺上座位，眾妖一齊歸坐。呂祖也將桌椅令人移在法台之前，方在座位坐定，遂擦鬚對眾妖言道：「適發小詔，深幸不違。今山人有幾句良言，欲對爾等陳其顛末。不知你等肯聽否？」

玉面狐道：「既蒙仙真見詔，有甚麼吩咐，請說便了。」呂祖道：「夫玄門、截教雖非同類，實屬一理。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、通天教主，變化三清，本乎一氣相傳至道。俟後又經歷劫數至今。你我之根基雖有人畜之別，你我之功業無毫髮之分。莫不本乎人心，合乎天理，以慈悲為修行之正務；以殺害為參悟之戒端。你等素具性靈，久慕人道，禮星拜鬥，食露吸風，並非一朝一夕的功夫，脫出皮毛之丑，得化人身之尊。倘能倍加奮勉，何愁身入仙區。乃無故動狂蕩之邪心，與周信嘲風弄月；破殘害之殺戒，將延壽粉骨碎身；毀天尊之寶卷，撕諸聖之金容。應犯天誅，罪在不赦。山人姑念爾等潛修不易，倘一旦身遭天譴，盡棄前功，深為可惜。故發牒文一道，特詔爾等前來。果能痛改惡愆，尚還不晚。如若心為不然，我山人的道術，諒爾亦所素曉。斷不能容留寬恕！」

玉面狐聽罷，雖覺無言可答，但聽到甚麼非類，又甚麼脫去皮毛咧，分明是罵他們為畜牲，不覺羞惡之心便難按納。於是，杏眼含嗔，雙蛾緊皺，用手往桌案上一拍，對著呂祖嬌音啞啞的說道：「呂純陽你且住口！你說的這些話，未免過覺刻薄。你既用牒文將我等詔來，就應用善言解合。作甚麼講根柢，兜我們的短？揚人之惡，並不隱言。當著我這些同氣連枝的眾姊妹，竟用這些大言鋪派羞辱於我。你想想，這些話叫人聽的上聽不上？我今日要受了你的這口氣，我這玉面仙姑的名兒誰還當個甚麼！你未從褒貶我，你也把自己行藏想想，再說別人。你的出身，原是龔門一秀士，赴科場，名落孫山。既讀孔孟之書，就不該棄儒入道。大概因著學問淺薄，不敢再奔功名。然既歸了道教，應該行些正事，誰知你仍然品行污濁；岳陽樓貪杯濫醉戲牡丹，破了真元，那時你也是犯了天譴，險些兒作不成神仙。幸爾漢鐘離給你出了個壞主意，打下了成胎的嬰兒，化為烏有，方保住你的性命。難道說你這不是傷害人命，破了殺戒嗎？洛陽修橋，觀音大士變化美女，在彩蓮船上歌唱，言『有以金、銀、財寶打中者，願以身歸之。』這原是為了蔡狀元力孤，工程浩大，故此菩薩設法攢湊財帛，資助魯班以成功效。你一知道，便陡起邪心，便去把菩薩調戲，以致菩薩一見，飄然遐舉。游黃龍寺，你又賣弄法術，無故飛劍去斬黃龍。身列仙班，雖說應該下界度人，但你不是賣墨，便是貨藥。又用瓦罐貯錢，令凡人看著雖小，到底投之不滿。難道你這不是幻術惑人，嗔癡不斷嗎？你的這生平履歷，我看著酒、色、財、氣，般般都有。你還是大羅神仙，尚且如此。我雖行的錯誤，與你並不相干。你說仙姑是邪魔外道，護著你那無用的門徒，你焉知仙姑也不是好惹的呢！」

這妖狐說的一片言詞雖屬荒唐，亦有毫釐實事，但他將實事說的截頭去尾，倒彷彿呂祖真是如此是的。豈知呂祖有慧劍三：一斷煩惱，二斷色慾，三斷貪嗔。焉有神仙如呂祖而煩惱、色慾、貪嗔不盡斷絕之理？凡玉面狐說的戲牡丹之事，與洛陽橋打采蓮船，俱是齊東野人之語，無可考較之言。至于飛劍斬黃龍，更是偽撰妄言，虛無縹緲。不過妖狐覺著對答不來呂祖之話，故杜撰出這等幻異之說，以誣呂祖。那知神仙已是火氣消除殆盡，方證無上妙果，再若能可有原諒之處，總是涵養著，不妄動嗔怒之氣。所以呂祖聽罷這些無影響的話語，仍然不動聲色，只是拈髯微笑。暗想：「妖狐真是嘴巧，竟敢與我開這一番議論。似此無稽之談，倒不必與他分辯。我仍把正教、邪教，分析明白，叫他自己斟酌。若能悔過醒悟，就便兩免嗔癡。」又對著妖狐說道：「玉面狐，你造作謠言，山人也不與你計較。我勸你改過收心，棄邪歸正，皆是善意。你果能蠲免了那瓷情縱欲之心，消除了那肆惡逞凶之性，改了截教中之匪氣，順了我存心見性、為善行慈玄門中的道理，自然日後修到了天狐地位。」

這玉面狐聽到此處，又不待呂祖說完，便將身站起，說是：「好個純陽子呂洞賓，你倒不必繞著彎兒倚你們是玄門正教，暗諷我們是截教旁門，來拿這話壓人。你也不必繞舌，錯了念頭。你既說仙姑是旁門，索性與你分個勝負，咱們見個高低，看看截教、玄門誰強誰弱便了。」說罷扭頭回頭說：「眾妹，你們看這野道實在欺人太甚！咱大眾一齊動手，看他有何能為？」

且說這些眾狐本是野性不退的妖魔，見呂祖這樣說話，早就不懷好意。今聽玉面狐吩咐，便齊抖精神，要鬧個武不善作。你看一個個緊了緊頭上罩的彈花帕，搓拳捋袖，直奔法台。玉面狐更是心中冒火，一縱身形，先來至呂祖法坐之前，踢翻桌案，又往西北上一指，口中唸唸有詞，登時之間起了一陣狂風，塵沙亂滾，煙霧迷漫，滿院裡乒乒乓乓，真是刮的昏昏黑黑，怒號跳叫，亞似撼天關、搖地軸，指望把真仙眼目迷遮住了，好上前動手。

那知呂祖見妖精如此無理，便一揮手拔出寶劍，按在手中，向干天一指，叱曰：「風伯等神，速將此風止息。」那風須臾之間就停住了。這些妖精起了妖風之後，便用遁法騰空，站在雲端之上，暗暗的看著呂祖。只見風雖利害，法台並未折倒，呂祖亦仍在那裡穩坐。又見他用寶劍一指，風便息了。玉面狐已知破了他的法術，不覺臉上一羞，倍加惱怒，遂大聲嚷道：「呂洞賓，你敢到空中與仙姑比拼，方算你是仙人領袖。」

呂祖見妖精甚是不知進退，手持鋒刃在空中討戰。呂祖一想：「這等潑魔，若不與他個利害，終難降伏了事。」於是將身一動，足下便生了幾朵金光燦爛的蓮花，捧著化身忽忽悠悠，往上而起五彩祥光，來到空中，仍湊合在一處，猶如履平地一般。堪堪離著玉面狐切近，一回手由背上亮出峨眉寶劍，用劍一指，言道：「我把你不知死活的畜類，實實可惱。有心將爾等一劍揮為兩段，又怕污吾寶劍。」

此時玉面狐見呂祖來至近前亮出寶劍，以為是要廝殺，也聽不見呂祖說的話是甚麼，便把手中的兵刃迎著呂祖砍來。呂祖連忙用寶劍架住，說道：「山人若與爾等動手相拼，大失仙家雅道。」言罷，用手中峨眉劍向著眾狐一擲，頃刻間變出無數的峨眉，如劍林一般，將眾狐一齊圍裹。這些眾狐俱恐寶劍傷著，各以兵刃遮架，鬧的空中叮噹亂響。惟有玉面狐冷笑說道：「眾妹不必驚恐，此乃凡間劍客之火，不足為奇。待我用術破他便了。」說罷，運動丹田的三昧真火，向四面噴去，飛劍俱不能近，此乃火能剋

金之故。又連噴了幾口，凡變化的眾劍，反俱都熔化，只剩了一把峨眉劍的本體，此又是真金不怕火煉之故。

呂祖一見，忙把峨眉劍取在手內，剛要另想別的法術降他，只見玉面狐趁著那野火燒廣之勢，又把櫻桃小口一張，吐出那月下煉成的一粒金丹，隨著那三昧真火，一齊噴去，要傷呂祖。這丹乃是妖精煉成的真寶，雖說仙人不懼，也得真的留神。呂祖用慧目一觀，只見一片火內裹著有大如明珠一塊寶玉，內含著無限光芒，滴溜溜又似風車輪一般迴環旋轉。呂祖乃唐朝進士，又修成神仙之體，豈有不諳卦理生剋之術？知道陰氣多，陽氣少，陽衰陰盛，惟水乃能剋火。但凡間之水恐難敵妖精的真火。想罷，說：「有了，我何不將銀漢天河之水取來一用？」於是念動真言。仙家法術果然奇妙，展眼之間，半空中波浪滔天，竟把那些狐火妖丹俱都撲滅。

玉面狐見破了他們的丹火，欲想再以法術相較恐怕不能取勝，只得又吩咐道：「眾妹不必著忙。料這野道也無計奈何咱們。何不將咱的防身法施展出來，再敵這野道？」眾狐聽罷，各放出腥臊之氣，把呂祖圍住。凡仙家最怕沾染不正之氣，呂祖覺著妖邪放出惡氣，連忙回身躲避。

眾狐見呂祖遠避，覺著正合其意，遂趁便離了雲端，一齊都回了磋砑洞內。呂祖見眾妖已去，並不追趕，惟恐邪氣衝了身體。忙用天河水沐浴了，然後將水又送回銀漢之內，方按落雲頭。來至周宅法台之上，就便坐下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